



從修復到展示—— 鐵道部園區歷史暨古蹟修復常設展的生成

From Restoration to Exhibition:
The Making of the Historic Site Exhibition of Railway Department

鄭鈺琳 Cheng, Yu-Lin

國立臺灣博物館展示企劃組 Exhibition and Planning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國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簡稱鐵道部）自 2006 年起歷經十餘年的籌備、修復工作，於 2020 年 7 月，以「國立臺灣博物館北門館」的新身分正式開館，臺灣博物館系統計畫也因為北門館的開館而完整。

北門館，即鐵道部古蹟園區所在地，自晚清即成為臺北機器局與鐵道工場落腳之地，日本治臺後延續作為殖民政府交通局鐵道部，陸續興建起現今指定為國定古蹟的建築群，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管持續作為臺灣鐵路總局的辦公廳舍。鐵道部古蹟群，百年來始終肩負了臺灣鐵道最高行政中心的角色。

鐵道部基地範圍中，總計有八處指定古蹟。其中六棟建築：廳舍、食堂、八角樓、電源室、工務室、戰時指揮中心（防空洞），於 2007 年擴大指定為國定古蹟，其修復工程於 2014 年開始，至 2016 年 10 月完成，耗時近 3 年。

另二處：清代機器局遺構與臺北工場則為臺北市定古蹟。目前除臺北工場仍由臺北市府所管之外，其餘七處皆屬北門館的範圍。鐵道部園區歷史暨古蹟修復常設展，即以六棟國定古蹟為其展示核心，呈現園區的歷史與建築特色。

臺博系統下的鐵道部古蹟展

回到臺灣博物館系統的根本——「首都文化園區」，旨在建立國家首都博物館的文化形象，透過臺北城內的古蹟修復再利用，構成首都博物館群，藉由這些深具歷史意義的建築空間，呈現臺灣多元文化與歷史發展的縮影，進而提升臺灣文化主體意象。

從古生物館（原勸業銀行臺北支店）、南門館（原專賣局臺北南門工廠）到北門館（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每個館舍中都有建築古蹟展，作為向觀眾說明每個展館由來與

特色的博物館敘事。古生物館以獨立展間設置古蹟修復室，呈現修復過程的場景與建築物件、特色工法、左官職人匠師交流；南門館則以建築師手稿、互動裝置、建築拆除構件並輔以園區現地展示，提供觀眾了解樟腦工廠的前世今生，以及修復的思維與方法。

而到了北門館，這個因交通門戶屬性，在臺博系統中賦予了詮釋臺灣知識及建設發展現代性任務的館舍，這裡的故事又該如何對眾人訴說？



2016 年剛整修完成的鐵道部廳舍

策展初始的核心問題： 為何保存、如何修復

為何保存？

每座被留下的古蹟都有其原因。

鐵道部之所以被指定為古蹟，不僅因為極具特色的日治時期官廳建築，更因其扮演了將鐵道引入臺灣的窗口以及百年交通指揮中心的歷史地位，就是在這個城內與城外、陸地與河岸的交界，臺灣開始和世界同步，其歷史區位與建築本體同樣富有時代意義。

因此，如何凸顯歷史區位的重要性，就成為展示設計上值得費心之處。而整體落成於1920年的廳舍、八角樓，作為森山松之助——這位臺灣總督府技師、重要官廳建築的設計者——在臺晚期的代表作品，其設計考量臺灣氣候風土，並大膽務實地運用鐵軌、混凝土等材料，讓建築從外觀到內部構造都值得仔細探索。

此外，儘管洋式日治官廳運用的材料、工法也許大同小異，但在鐵道部能同時看到清代機器局牆體與道路的遺構、日治中後期半木構造的大型官廳、日式屋架，以至於二戰階段的防空掩體，這些跨越了至少五十年的建築、殘跡，保留下來的，不僅是臺灣建築技術變化的縮影，也是一段鐵路人長長的舊日時光。



修復前電源室內部漏水嚴重



拆解至木構骨架檢修損壞程度

如何修復？ 著重鐵道部的重生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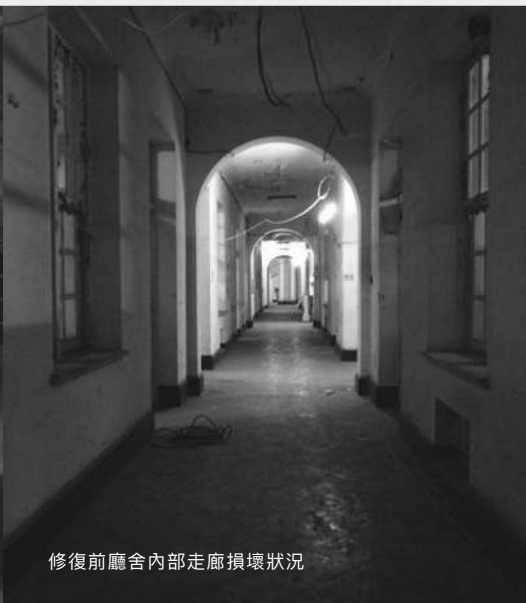
鐵道部自 1989 年臺鐵總局遷離後，僅餘鐵路局少數單位駐守，至 2014 年初修復工程啟動的二十多年間，內部建築已多年未再整理更新，損壞嚴重；加上長年因應不同階段組織編制的調整，連帶地使辦公需求產生變化，隔間、門窗等頻繁地增改建，在在都增加了修復難度。



廳舍外牆包括木構基礎、混凝土蔽體、銅板泛水等異材質構造接合而成，提高修復難度



修復前廳舍橢圓廳損壞狀況



修復前廳舍內部走廊損壞狀況



修復前廳舍露臺損壞狀況

修復工程初始，國立臺灣博物館（簡稱臺博館）即延聘薛琴、謝立、黃俊銘等古蹟修復專家成立工程督導小組，與張義震建築師事務所、慶洋營造有限公司，加上中原大學建築系黃俊銘老師研究室的工作報告書小組、紀錄片拍攝等共同組成修復團隊，一起投入修復過程。

每週、每月定期召開工作會議推動工程進度；針對灰作、瓦作、雨淋板牆體等重要工項，安排資深匠師試作，確認品質和細節做法後才正式上場施工；也邀請日本專家來臺進行建築師、匠師的交流研習，考察損壞原因來找到最佳的修復方式。

另外，隨著修復過程種種不可預期的狀況，如外牆構造的接合方式、地下佈管開挖發現的處理、原始色澤考證等等，彈性且機動地調整溝通和決策過程。修復團隊的成員盡力做到每個環節的細緻度，以確保最後整體的修復品質。這些看似繁瑣無趣的過程，反映了修復團隊面對保存與修復的態度，同時也是臺博系統結合文資保存的初衷：

透過保存修復臺北城內的老建築成為博物館，彰顯臺灣的歷史與文化內涵。

在展示中呈現出這個面向，相較於細細解釋各種修復工法，可能來得更為重要。也是這樣一個過程，構成了一部專屬於鐵道部的修復敘事。然而這些花絮碎片，可以如何轉化成為展覽內容，讓未曾參與經歷的觀眾一窺究竟？有沒有可能，透過展覽讓原本對建築古蹟、文資保存無感的觀眾，有機會因為看見修復過程，開始對這些歷史悠久的老房子有一點好奇、多一些認識？

整體展示的基礎，即透過這兩個核心問題，對觀眾交代，鐵道部如何從一個具交通歷史重要意義的節點，轉型重生成為博物館園區的故事。



監造單位與督導委員研究牛眼窗修復作法



建築師比對建築修復色彩



修復團隊研究門窗剝漆考證用色



剝漆工班以雕刻工具清除最後的舊漆痕跡

古蹟建築即為展品， 不喧嘩的展示設計原則



保留原有建築空間感的展示作法

展示設計過程中，曾有審查委員提出這樣的問題：「古蹟展，是在古蹟中做關於古蹟的展覽，還是要展示古蹟？」仔細思考後，策展團隊採取的作法是：修復後的古蹟本體是展示主角，後續增添的古蹟展示重點在引導觀眾悠遊於展館之間的實際空間體驗，古蹟展作為建築的註解，不應搶走古蹟自身的風采。

再考量到前述展示欲回應的核心問題，因此透過設計手法彰顯園區歷史區位，修復後的建築本身即是展示，以幕後花絮的呈現，邀請觀眾對保存與修復產生好奇，就成為古蹟展在設計時的執行重點。

在這個前提下，鐵道部古蹟展的各個獨立展間進行展示設計時，儘可能將展櫃、展品集中於空間中心，以家具形式來呈現；或是結合既有空間特性、設備元素來設計展示櫃架，擴大古蹟原有空間的可見面積，保留觀眾進入展場的同時也能意識到身處建築中的空間感受。

修復與展示的銜接： 提早為展示做準備

在古蹟修復階段，修復團隊即考慮到未來展示的需求，在設計和施工上都做了相應的調整。

設計層面，由於木構屋架是廳舍中極具特色的建築構造，但屬於工作人員的後臺維護空間，一般觀眾無法觸及。因此在演講廳的部分天花保留開口未予全部修復，讓觀眾透過開口即可一窺屋架局部，同時也請匠師修復此區域時，特別分層呈現木摺天花的構造，以利後續工法解說。



修復階段預留演講廳木摺天花開口與分層構造



施工過程匠師訪問紀錄

其次，保留多處在解體修復過程中的構造發現和調查痕跡，如廳舍的剝漆調查結果、亞麻油毯痕跡、工務室的防蟻混凝土構造等等，作為日後展示說明。如果是建築結構必須隱蔽的部位，則以拍攝照片、紀錄片等方式加以記錄，使未來有跡可循。

第三，對於拆解下來的建築原始局部構件、匠師們的試作樣品和使用的修復材料，也盡可能的整理保留。

第四，工作報告書的詳細記錄，包含工法記載、影像紀錄，以及從建築師、施工團隊到各主任匠師的成員訪談，使得鐵道部的修復從設計緣由、對案場的觀察研究到施作方式都能擁有具體的參考依據。

這些在修復階段為了施工紀錄和展示所做的種種作為，回頭來看，不僅避免了因展示需要而對古蹟的二次破壞施工，也確實提供了日後研究基礎，成為古蹟展示的最佳素材。



脫落的石膏飾經過整理保存，成為展示的一部分



修復階段提早納入展示設計，呈現隱身牆板內的木構墨字

策展初始， 藉由前置研究調整展示規劃

當時北門館尚未開館，因此在設計初始，策展團隊進行了前置研究，試圖瞭解未來觀眾觀展的期待，讓展示內容與設計能夠確實回應觀眾需求。前置研究在2017年的6月至7月進行，分別針對一般潛在觀眾、臺博館既有觀眾以及具歷史展示相關專業背景的潛在觀眾等三類群體，進行問卷調查和焦點座談，以了解觀眾對於鐵道部的認識程度、展示內容與設計手法的偏好，進而提早調整展示規劃。

前置研究的結果顯示，參加問卷調查的群體中，半數以上有聽過鐵道部，甚至知道園區位置，對於北門館開館與展示內容有高度期待，認為建築與空間氛圍是最大的參觀誘因，而最想知道的，是關於建築興建的時空背景、建築特色以及與古蹟相關的人物故事，並對文物和現地遺址的展示最感興趣。在展示設計上，觀眾期待如互動、多媒體等新鮮有趣、具現代感的展示手法，但仍希望看見更多的古蹟空間和自然光線。

而焦點團體則提供了更深入的資訊。參與者認為，歷史內容與場景的真實性、考證與保存修復的意義，是參觀古蹟空間展示在乎的重點。體驗式的參觀、集章、手遊、歷史情境的復刻活動、限量版門票或紀念品都能讓參觀經驗更具吸引力。關於古蹟修復，則對修復原因、如何還原以及修復者的態度、修復最困難之處等議題感到好奇，也期待看見修復的前後差異。

有了這樣的調查基礎，展示內容得以及早調整園區歷史背景和建築介紹的比重，也強調其能見度，對於較少人好奇但仍有觀眾詢問的修復工法，則以故事性的手法強化其吸引力，並持續發展與展示搭配的遊戲體驗。



以四個主展間呈現古蹟精華

從 2D 文案到 3D 展示

考量古蹟展與建築空間緊密相關的展示特性，以及前置研究的觀眾反應，最後古蹟展的整體展覽架構，是以園區四個主要展間呈現園區歷史、重要工法、解體遺構以及修復過程等重點展示內容，加上分置於六棟建物的建築特色數位導覽、二十處現地展示點所組成。

策展團隊將最希望讓觀眾了解、也是潛在觀眾最想知道的重點資訊：園區歷史、立體石膏飾的修復、建築解體遺構以及古蹟修復過程，分配在位於食堂、廳舍部長室、廳舍金庫和工務室四個主要展間。



北門周邊文化資產，不同的活化利用方法



食堂

園區歷史

借景北門

園區歷史展區，將鐵道部建築的歷史背景、古蹟價值、建築特色，藉由模型、敘事影像和多媒體互動裝置，引導觀眾回顧鐵道部的過往，以此回應鐵道部為何保存的議題。

歷史展區之所以會選在食堂，是因為此處具有藉著窗景看到整個北門與臺北郵局的最佳視角：位處二樓、帶著一點高度創造出抽離感，搭配文案提示，吸引觀眾直視鐵道部、北門、臺北郵局圍塑出的空間關係：清代北門作為臺北城的入口、到日治中期以至戰後多年火車於鐵道上自北門和廳舍之間奔馳而過、北門高架橋興建後的侷促，再到今日開敞的西區門戶計畫路型。這是個引領臺灣邁向現代化的歷史區域。



互動裝置鳥瞰北門外時代變化



廳舍模型深入介紹建築特色



食堂眺望北門窗景成為展示一環

今昔對照北門外

古蹟保存從來不只是空間中單獨存在的一點，而是與城市發展息息相關。在「今昔對照北門外」單元中，將視角擴及到鐵道部至臺北車站鐵道沿線周邊的城市地景變化。

在戰後變化快速的北門外地景中，這些因特殊文化與歷史價值而被指定保存的建築物，更成為了漫長時空中相對恆定的座標，讓後續世代在回顧歷史之餘，借此參照。

保存與活化的 N 種可能

在臺灣文資保存觀念生根發芽之前，建物因應人們對空間需求而拆除、改建，是使用的常態，也反映了現代性特質中追求理性、進步、效率的思維。尤其位於開發壓力極大的臺北車站都會核心區，即便是鐵道部如今有幸得以保存成為博物館，在 1990 年代的都市規劃裡，也曾面臨僅維持立面的皮面式保存方案。

保存，並非理所當然，恆常充滿價值判斷與政治考量。在展示中，也希望觀眾在瞭解歷史之餘，能更進一步思索文資保存的意義。

因而設計了「保存與活化的 N 種可能」單元，挑選鄰近鐵道部的四處文化資產（鐵道部宿舍群、臺北工場、三井倉庫、撫臺街洋樓），呈現其在文資指定前後的不同變化，試圖挑起觀眾的意識。今日所見的北門館，也是多重價值選擇淘洗後的結果。

廳舍部長室、橢圓廳

立體石膏飾



缺損石膏飾仿作試組裝



2009 年修復前的部長室天花（林一宏 攝）



匠師重新組裝復位

鐵道部中的建築修復涉及工法繁多，但其中最困難、也是最具吸引力的，無非是廳舍的立體石膏飾。

廳舍的立體石膏飾在修復前已損壞嚴重，尤其是部長室天花的中心飾，幾乎全數脫落殆盡，現場僅餘可見骨架的木摺天花，以及脫落的石膏殘件和舊照片可考。

在近乎於零的基礎上，本館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合作，邀請日本長岡造型大學木村勉教授和臺灣的修復團隊一起進行天花原始構造調查，了解石膏飾脫落的根本原因，並與日本匠師、科學保存技術員交流可行的技術解決方案。

調查結果發現，廳舍興建當時，石膏飾是以竹釘、鐵線組裝固定於木摺天花上。一旦天花構造水損腐朽，整組飾件即難以持續固著。考慮修復後的持久性與現代技術進展，最後以鍍鋅金屬棒作為石膏飾骨架，並改以不鏽鋼螺絲加黏著劑鎖固的方式來強化石膏飾的穩定性。

而脫落的石膏飾則由建築師與舊照片交互比對，找出構件樣式和組合方法，確認殘缺需仿作的部分，再交由匠師仿作、試組裝後定位復原其位。而修復新件與原始舊件之間，亦需做出區隔，以達到可辨識的效果。



脫落的石膏飾



石膏飾立體拼圖提供觀眾模擬匠師的體驗

古蹟修復展示工坊

在對過往古蹟修復展的觀察中，許多觀眾由於對修復過程的陌生、不了解而走馬看花，加上修復展往往著重於工法技術的講解，卻因內容生硬，難以引起非相關領域觀眾的興趣，然而在導覽解說的現場，「古蹟如何修？」又是參觀者最常提出的疑問。

因此在這個展間裡，策展團隊從工程紀錄者的視角出發，以十二則實際發生於工地現場的修復故事，結合 1:1 建築構造模型、紀錄影像，呈現鐵道部修復的不同切面，試圖揭開修復的神祕面紗。



監造與施工單位共同定位天花飾放樣位置

整套石膏飾修復的過程，涉及眾多不同專業與技術人員通力合作，其間亦有諸多需留意的細節。鐵道部的古蹟修復，不僅對原始樣貌力求考證，也在乎修復後真實性的辨識。在回復舊有樣貌的同時，亦納入現代的技術來改善原本建築的弱點。

挑選石膏飾修復來深入介紹，因其精美的建築工藝或技術難度，更因其足以反映臺博館修復團隊對鐵道部修復所採取的方法和態度。



原始組件陳列於現場，解說剝漆修復作法

修復，總在意料之外

Restoring is adapting to the unexpected

古蹟修復的變化，常常發生在解體之後。許多未能預期的狀況，都在打開牆體的瞬間發現。

為了妥善修復，鐵道部的每棟建築，皆歷經徹底的檢修、打開屋頂、天花、牆體、樓板，逐一確認內部骨架是否堪用，根據損壞程度，擬定合適的修復做法，或還原，或補強。因此，修復所耗費的時間與金錢，往往遠甚於新建建築。

聯合二樓的大梁抽換，就在備料完成、解體之後，發現大家想像的深度，遠超乎預期的想像...

Many unexpected changes might happen to the restoration process after the original parts are dismantled. Peering into the insides of the buildings is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修復紀錄影片成為展示素材

藉由這些故事的帶領，看見是誰參與了鐵道部的修復工作？修復的工地裡發生了什麼事？匠師們運用了那些工具、方法來面對不同的修復難題？鐵道部成為今日的樣貌又經歷了甚麼樣的過程和決策掙扎？同時，也規劃活動空間，提供修復工坊舉辦教育活動之用。



迷你柱頭雕塑體驗

廳舍金庫

保留或捨棄？

修復過程中，修復團隊保留了許多本將丟棄的建築原始構件、殘片。對博物館和建築研究者而言，文物典藏，是博物館的責任，而這些物件，就是了解鐵道部建築的最好教材。然而即使預備了空間，依然會面臨收藏空間不足和後續利用的問題。如果放大來看，這也是老舊建物在現代城市中去留再利用的抉擇縮影。

策展團隊將其中一部分的物件，以密集庫房的概念展出於此，一方面回應金庫原本肩負了臺鐵局收容現金、帳簿

等重要財務文件的空間角色，另一方面，也將博物館員們恆常遇到的問題回問觀眾：

「我們該如何面對處理這些看似殘破的老物件呢？」



保留建築構件的密集展區

數位導覽看板與 古蹟現地展示

對於前置研究調查，多數觀眾期待的建物歷史與特色介紹，展示設計將之結合成影片和互動式說明，把各棟古蹟的基本資料收容在數位導覽看板內。除了建物特色與背景外，也提供和古蹟相關的有趣小故事，讓觀眾在現場自主檢索。這些素材，日後也能擴充成線上資料庫，成為移動式數位導覽的一環。

修復過程因解體發現而保留的眾多痕跡中，策展團隊挑選了二十處作為古蹟展的現地展示點。一開始的規劃是將現地實境與手機結合，透過解謎遊戲將



從提問出發的古蹟現地展示

其串聯，後來考慮常設展應盡可能服務所有觀眾，也提供後續參觀團體活動發展的參考，改以導覽地圖整合，讓展示媒介更具可及性。

鐵道部的現地展示，有別於一般直白的說明方式，採取每一處皆以一個問題出發，這是建築師在古蹟層層解構時所產生的疑問，也是一個個的修復故事。期待透過謎題，勾引觀眾進一步探索的好奇心，所有的解答都要親臨現場，才會揭曉。

解謎導覽地圖結合古蹟空間，創造自由搭配的展覽組合

有別於臺博系統的其他館舍，北門館是一個包含至少六棟古蹟建築的園區，古蹟展配置的完整展間，分別散佈在廳舍、食堂、工務室裡，加上多處現地展示，不僅空間配置相對分散，且展示點可能大至一整座牆面，或小至門板上的某個角落，與一般在密集展間中連續性呈現展示主題的作法，空間條件即有相當大的差異。

因此，建構一套有效的指引系統，串連各個展示點，強化點與點之間的連結，進而形成一個完整的展示架構，是鐵道部古蹟展設計上的一大挑戰。

在分散多處的展示點中，串連起整個展覽的關鍵，就是導覽地圖。在觀展經驗上，觀眾不會在單一空間中密集看完整個展，他可以利用導覽地圖按圖索驥發掘古蹟展；也可以跟著園區建議的導覽動線，在遊逛的過程中，隨機發現古蹟展，自由組合出對古蹟的了解和印象。

導覽地圖的另一作用，是現地展示建築解謎的指引卡。園區中保留的現地展示多達二十處，這些痕跡不僅反映了當初古蹟本身的建造資訊，也是後來建築師決定如何修復的依據，是連結今日與過往的橋樑。

設計上，特別不在摺頁上提供古蹟細節說明，僅以簡單介紹和提問引起觀眾進一步探索的好奇心，邀請觀眾親自到現場觀看展覽，以得到最完整的資訊。這樣的作法，也是期待能促使觀眾以身體直接經驗空間，感受這些經典建築獨有的迷人魅力，讓觀眾自主、創造多元的觀展方式。



導覽地圖循環線索引

尾聲：開展在即

鐵道部，這個佇立北門外的建築群，在落成百年後的二十一世紀，以博物館的新角色重新出發。

鐵道部園區歷史暨古蹟修復常設展作為開館常設展之一，展覽是否了呈現鐵道部相對於其他日治古蹟建築的獨特之處？是否將生硬難懂、耗時費力修復過程，轉化成能讓觀眾心生好奇、理解、進而觸動對文資保存的思考？整個展覽是否達到了策展初始的目標，回應觀眾的期待？這一切，都只待開館後大眾的驗證。

參考文獻

- 1 陳碧琳 (2010)。臺博系統：首都核心區的博物館想像。世紀臺博·近代臺灣，頁 88-105。臺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
- 2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2015)。計劃城市：戰後臺北都市發展歷程。臺北市：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